

如何以「神仙，也会动情？」 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「神仙，也会动情？」

我望向对面的人，他被捆仙锁压制，早就使不出法力，只能任由我在他身上胡作非为。

他的白袍早被我扯得散乱，那双本如松雪般清冷的眼睛浸染透了情欲，偏死死紧盯着我。

我小心翼翼地吻上了他的唇。

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，知道给他下的情药有多烈，也知道再过一会，管他是什么三界人人望而畏之的仙尊，也会控制不住。

魅妖姐姐亲手为他调制的情药，加量二十倍，谁来都不好使。

所以，当他回吻住我的时候，我都在怀疑，他是在亲我，还是想弄死我。

谢长辞的手掐着我的腰，声音又哑又欲，他这样真不像高高在上的仙者，更像扯人入无尽深渊的恶魔。

沉浮间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一如既往的凉薄讽刺。

「孽徒。」

1

我是只入不了魔的妖，谢长辞是个得不了道的仙。

我作为妖，太过仁慈；而他作为仙，杀心太重。

毕竟在我之前，他的八九个徒弟，不是死就是残。

为了让他得道升天，他师兄灵山仙人叫他再找个徒弟，要「用心爱护」「细心培养」，不得动用武力，更不得在徒弟背不出剑谱的时候把他一脚踹下山崖。

于是他就捡了我。

而我的族长叫我找个仙人嚯嚯，这次可不能半路扶老奶奶下山、帮赶考的秀才打妖怪，开医馆给人免费看病咬死不收钱了。

于是我装作无辜的凡人小孩，被谢长辞给捡了回去。

说实话，谢长辞这个人，就像朵亭立于塘中的清莲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

因为你一靠近他，就会发现，这朵莲花会喷火会吃人，张牙舞爪心情不好。

不知道有过多少次，他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后又慢慢地放开了手。

我本就是妖，伪装成人也不适合练那些正道的修仙之法，搁门派里就一吊车尾，我清楚地感受到，几次，他都想拔剑给我一个了断。

只是后来，都换成了句刻薄又阴阳的嘲讽。

「废物。」

我叹了口气。

我被他叫废物叫了二十年啊，他是不是也没想到有一天，他口中的废物，会趁他防备心最低的时候，拿捆仙锁绑住了他，要与他强行行那种事呢？

我准备先强他，再羞辱他，再杀了他，这样，我就干了件坏事了。

我就能坠入魔道了。

你想啊，谢长辞是谁？三界剑仙，不败战神，他就是仙界的定海神针，有他魔界就不敢进仙界一步，光那名字一说出来，都已经是个人人惧怕的存在。

我杀了他，我干了件大坏事啊。

只是，看着关押谢长辞的木板门，我却怎么也提不起手里的剑。

我杀不了人，我清楚地知道。

2

我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谢长辞背靠墙坐着，仰着头却直直地盯着我，那张脸明明仙界再找不出第二张如此好看的，我却觉得，面前坐着的就是位收我命的活阎王。

而那捆仙锁，已经有了一丝动摇的迹象。

其实与其说我和他是行了场鱼水之欢，不如说是我和他打了场架，我单方面挨打的那种。

饶是这样，我真被弄疼了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挺多挠痕。

他的皮肤几乎白得透明，这样一看，那些暧昧的痕迹真的挺打眼。

只是，明明我们都有这样的接触，他为什么还这么可望而不可及呢。

「想好等会怎么死了吗？」

他的声线依旧清冷，那股子杀意倒是直接传达给我了，我还是控制不住地缩了缩。

唉，没办法。

捆仙锁估计真的捆不住他，我得快点下手。

我提起剑指他脖子，移了移，其实很简单的事啊，他现在用不了法力，任我宰割，只要我用力一点，只要我.....

「呵。」

倒是他一声嗤笑，拉回了我的思绪。

「小废物，我怎么教你提的剑？就你这样，连人都杀不死。」

「.....」

谢长辞就是个神经病，上赶着让人来杀他。

我吸了口气，定定神，扬起剑刺过去——

剑还是划向那斑驳的墙，留下道不深不浅的痕迹。

这会，我倒和他的眼睛对上了。

我不明白，他本长了双风情又惹人爱的桃花眼，怎么就偏能从中透出浓浓的嘲讽与鄙夷来。

「师父，你做过坏事吗？」

我问他。

「坏事？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担当得起『光明磊落』四个字，不像某些卑鄙小人，使这种下三烂的手段行不轨之事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那个被你一脚踹下山崖的前师兄，你不觉得对不起他吗？」

他嘴角翘起个嘲讽的弧度，歪头看我。

「废物，也配活着？」

「.....」

我要有谢长辞这思想，也不至于入不了魔了。

关押谢长辞的第二天，我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

3

我和魅妖姐姐讨论怎么杀死谢长辞，她吸口手中的长烟管，缕缕白烟从那张性感的红唇渡出，一颦一笑间就是勾人。

她趴得离我近了些，朝我眨眨眼。

「和谢长辞做——爽不爽呀？」

「.....」

感觉在渡劫。

瞧我一脸的难以描述，她笑地啾啾。

「你说你下不了手杀他，为什么？」

我抓了抓头发：「感觉，没有理由啊。」

「杀人还需要理由？」

「.....」

对，杀人本就不需要理由，想杀就杀了，妖魔杀人更是。

但我就下不去那个手啊。

「我还真不信一个人能什么坏事都不做。你仔细想想，谢长辞平时有没有做过什么没天理的事，是不是就有理由杀他了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怎么，还真没有啊？」

不是，只是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从哪件事说起。

谢长辞这人，明面上的称号是青崖山剑仙，修仙界不败战神，暗地里各位都叫他活阎王。

而我，作为他的首席弟子（因为他只有我一个弟子），多次在死亡的边缘蹦跶，唉，没死。

不是因为我优秀，纯粹因为我太拉垮，几次，这位活阎王都被我气笑了。

边笑边劝我去死。

「.....」

也不知道这能不能成为我宰了他的理由。

关押谢长辞的第三天，我推门而入。

4

那捆仙锁现如今摇摇欲坠，我甚至能感到他的法力丝丝渗出，瞧见我，他朝我微微一笑。

谢长辞的笑不常见，他笑了，也就是某人离死期不远了。

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，和他平视。

「师父，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聊聊吗？」

「师父？你也配叫我师父？」

「.....」

他堵人话口的本事真不是盖的。

「谢长辞。」

听我喊了他全名，他一边眉毛扬了扬，其实想来也是，我好像从未直呼他名讳过。

「我.....度过了九十九道天雷劫，妖道修至圆满，想要成魔神，还差一项，我得.....干件伤天害理之事。」

「.....」

他垂着眼眸，也不知听没听我的话，青丝垂下，百无聊赖，衣襟也不工整，无端添了些妖魅。

「我以为你修仙不行是因着种族，没想到入了魔道，你也是个废物。」

「.....」

是啊，是妖魔连屠刀都提不起，又算什么妖魔呢。

我叹了口气，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挣脱捆仙锁并不容易，每挣扎一下，那神器不仅越捆越紧，还会放出九天神雷，谢长辞身上的伤本不多，如今看来，一道道伤痕已经分外扎眼。

把今早在山上采的药膏抛给他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有个大病。

5

青崖山上有个青崖派，千百年来都是教剑的。

我被谢长辞捡回来的那天，正好是他和他师兄灵山仙人下山溜达。

他是来除妖的，灵山仙人是真溜达。

他师兄瞧见了，我，啧啧两声，拐着他往我这边走。

彼时我装成被凡人抛弃的小孩，也不知道谢长辞这人是什么脾性，却知道目标就是他，便突然大哭，扒拉着他的衣摆。

「仙人你收留收留我吧！！」

那大概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

谢长辞的剑堪堪停在我的脖颈，被他师兄的剑气止住，即使这样，我的脖子还是被拉出道血丝。

「长辞啊，你不正缺个徒弟嘛，巧了啊，我看她根骨不错，这次就好好培养吧，好不好？」

「.....」

一道冰冷的视线居高临下地望我，半晌，我听见剑回鞘干净利落的撞击，还有那声捋地清讽的笑。

「行啊，也不知祭灵堂留给我徒弟的牌位还够不够了。」

「.....」

就这样，我成了剑仙长辞的首席大弟子。

自他授我第一课我的内力运转不太明白之后，他就给重新起了个名儿。

姓废，名物，叫废物。

他连我真名都不知道，也从未问过，这么一叫就是二十年。

不过当他的徒弟有一点挺好，因为没有弟子，他的居所又大又冷清，我不必太费心思隐藏我是只妖的身份，他也不甚管我。

按门派的规矩师父一个月要带徒弟历练一次，这是我最轻松的时刻，也是我最心惊胆战的时刻。

谢长辞的剑从来都是干净利落，一点都不需要他徒弟动手，那些祸人的精怪甚至都没得及解释，已经成为他剑下的亡魂。

谢长辞所及之处，妖邪皆避退三舍。

只是有次，我与他产生了分歧。

麓鸣村有只为祸人间的厉鬼，我和谢长辞到达那里调查后我们才知晓，她生前是被受人爱戴的村官老爷作践糟蹋至死的。

所以她夜夜在村中游荡，凄惨的哭诉着自己遭受的罪行。

谢长辞收妖快，斩鬼更快，那厉鬼的道行到底太浅，没一下就被打得魂飞魄散。

这个任务完成得一如既往的迅速，我们上午到达的村子，第二天傍晚就已经收拾好盘缠，夕阳的余晖照着他半边脸，依旧没染出点温度来。

我们准备再留宿一晚，此时万籁俱静，天边那抹透着艳的火烧云都显得浮沉。

「师父，你觉得，那只厉鬼做错了吗？」

「.....」

巨阳完全地没入山头，远方的乌鸦叫得人心烦乱，我鼓起勇气看向他的眼睛，那里有一潭清澈的湖水，好像从不因任何东西而激起涟漪。

「做错了。」

「可她没有闹出人命啊！她只是骚扰骚扰村民，什么都不明白，就这么冤死了，最后魂飞魄散，什么都没有.....」

「那个村官呢？他把一个女子糟蹋至死还不算错吗！他做的事才比那个女鬼恶心一万倍.....不是吗？」

我的话絮絮叨叨，而他都不知道是否有在听，只是把视线垂着，修长的手指百无聊赖地拉着马的缰绳。

半晌，他才抬起头，一副我有病的样子看着我。

「这次就是那村官委托我们除的鬼，而且，怎么，人是人鬼是鬼——」

「我负责的是阴间事，那些阳间的恩恩怨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.....」

那一瞬间，我真的觉得我理解不了谢长辞这个人。

我不明白一个身在正派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怎么能这么坦荡而磊落地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

不过，行，谢长辞不管这事，我偏要管到底，我要夜里偷潜入村官的家里，找准机会，给他来那么致命的一下子。

我准备那天半夜寅时动身，可没想到，不及我动身，村官家突然失火，火苗蹿得比楼高，还偏怎么也浇不灭。

第二天，村官的房舍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村民们在屋前恸哭，我和谢长辞远远望着，半晌，他笑了声。

「你看，多愚蠢啊。」

我不知他说的是谁，刚想问，就看他已拉着马走远了。

见我没跟上，他回头，剑眉微皱。

「还不走？」

.....

6

关押谢长辞的第四天，我的老巢被发现了。

草屋舍外围了一群人，皆是正派大能，个个携法器着金装，与我那简陋草率的小房子成比。

我正在跪下求饶还是撒开腿跑选项之中纠结，就听到声高气十足的音。

「好你个孽妖，哪里跑！」

是灵山仙人。

他平时为人最为逗趣，此时却对我声色俱厉，我再回头看看，以前与我同一门派的师兄妹们，皆是憎恨与悲伤地看着我。

唉。

人妖终是殊途。

突然回想起以往在门派里的日子，我交了不少朋友，也学了不少人间有趣的东西。

那时候灵山仙人有个徒弟叫小花，总喜欢隔三岔五地找我玩，而现在，她手里拿着收妖索，眼里再没有半分感情。

「你这妖孽还是快快放弃抵抗，跟我们回去吧！」

「.....」

灵山仙人已然部下法阵，再不溜就没法溜了，可我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偏心中就是某些事怎么也放不下。

我叹了口气，放弃挣扎，手举过头顶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还是对不起骗了你们，我本不是凡人。

「.....」

「呵，认错已经晚了！你就等着回去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，把你的妖核取出来炼丹吧嘎哈哈哈哈哈哈！」

「.....」

这灵山真人怎么比我还像反派呢。

符文已经桎梏住我的身子，可居然没有意想不到的疼痛。

从前我看他们收妖时那些妖被疼得死去活来，难道是因为我太强了，这法阵根本困不住我？

正在这时，我的衣领被提了起来。

把这群人引来的罪魁祸首，谢长辞此时已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法力恢复了的他提我就跟提起个小鸡仔一样。

「这妖.....本座带回去亲自处置。」

「.....」

「阿这.....」灵山仙人明显迟疑了下。

谢长辞说话慢条斯理，话里危险的意味倒一点也不浅。

「怎么？」

「你们觉得本座的处罚.....能比你们的轻松？」

7

惩戒堂是关押门派里有罪弟子的地方，建在个四面悬崖的峭壁，连盏灯都照不亮堂，常年阴暗潮湿。

我就感觉这里的环境太符合谢长辞如今的气质了。

他很安静地站在我面前，也不知是不是在看我，四面寂静无声，我却感受到渗到骨子里的冷。

我双手双脚都戴着枷锁，膝盖曲起，这种姿势既不是站也不是跪，却更加能消耗人的体力。

「师父.....」

「我可不再是你的师父了。」

他夹着嘲讽的声音在空间中捱地长，明明好听，可就是让人心慌。

所以他掐着我的下巴把我的头抬起来的时候，我一瞬间抖了下。

「怕什么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你有种给我下那种药.....」

「现如今倒不敢认了？」

.....

我对上他的眼，他的双眸总是清冷，无情无欲却偏含着嘲讽。

身为三界之巅的仙尊，被他眼里最看不起的妖道玷污，他大概可劲地想整死我了吧。

果不其然，当他掐着我的下颌给我灌下什么的时候，我甚至以为那是什么奇毒，能让我瞬间暴毙。

可现实.....却比这更残忍。

「合欢宗宗主独门的情毒，还是几年前那女的强塞给我的，我还真没想到.....今天能派上用场。」

他凑近我跟我说话，而此时我体内猛地升起股燥热，连带着他就是稍靠近些，都能让我心神大乱。

我伸手想拽他的袖子，铁链响起一阵碰撞，他任由我拉着，却不再靠近，立在那像是无声地嘲讽我此时的丑态。

欲望肆意生长，我看不清眼前的人，而他说的一个字都能勾得我心神恍惚。

「你说，这毒和你们魔界的毒比起来，哪个更厉害呢？」

「谢，谢长辞.....」

「嗯？」

「给.....给我.....」

对于我来说，如今的谢长辞就像一块救我于火热的冰，蚀骨的麻痒于体内蔓延，我本就非能忍的性子，此时更是什么也顾不住。

像是拿着块晶莹的糖果勾引嘴馋的小孩，可他偏什么也不给。

「求求我？」

「求你求你，放过我吧.....太难受了.....谢长辞.....」

我话都说不完整，脑袋一片散乱，手中拽着的那片白色衣袂像是唯一的希望，可他毫不留情地给抽走了。

「这毒若无人替你解，药效过后大概能散你一半修为，看你自己造化了。」

我的视线模糊，看着那片白色的影子走远，使了劲挣扎，激起铁拷一片撞击声，这种感觉不疼，却如万蚁蚀骨，一点一点消磨我那仅存的理智。

到最后.....什么都不会剩的。

「我不明白。」

恍然之间开口，却觉得身体被燃烧殆尽，我盯着那抹白色的身影，明明和这周身的环境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，却又如此契

合。

「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就是不想杀人啊，为什么一个个非得逼着我去做，为什么我这种妖的归宿，就非得是做恶事呢？」

「我明明比那些妖努力，比那些人努力，为什么上天就不肯眷顾我呢，为什么——」

「.....谢长辞你告诉我为什么.....」

「.....」

那抹白色的身影停住了，然后回身，堪堪在我面前蹲下，刚好能与被那药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我对视，又不至于被我挠到。

「因为你很没用啊。」

他声音清冷，我却听得不甚清晰，满脑子都是谢长辞谢长辞，每一个字都勾得我骨子里泛痒。

「明明堕了魔道却不愿屠戮，就跟修了仙却抑制不住那颗杀心一样.....很惨，对吧？」

他伸手勾掉我脸颊旁的泪珠，我却被突这如其来的触碰引得一颤，似乎是有趣于我的反应，他的手反而没有离开，沿着我的下巴，轻轻地在我嘴角摩挲了下。

太.....近了。

我望着他那张薄唇微翘，偏无端地勾引人，我脑中的引信啪地点燃，不管不顾就吻了上去。

他没动，任我吻着，我的手被困住，铁链敲得心神纷乱。

此时的他于我是沙漠中的甘露，亦是无边黑暗中恍惚的光。

而那抹光的头一偏，转瞬即逝。

谢长辞直起身来，垂眸看我，音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，却染上点暗涩的哑。

「上次你问我神仙也会动情.....」

「那妖呢.....会动吗？」

「.....」

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就转身走了。

我看着那扇大门合上，掩住门外仅剩的光，欲火燃烧着五脏六腑，我偏不能自制，却突然觉得有些荒唐。

谢长辞这人.....

.....真记仇啊。

8

门再次开的时候，是第三天正午。

他说的刚刚好，药效过了后还真就散了我一半修为，我一点点检查内力，只得苦笑。

这波啊，这波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阴暗的内室蓦地照进光，我的眼睛一时半会还受不了，勉强适应了，才瞧见来人。

是小花，那天拿捆仙锁叫我投降的「曾经的好朋友」。

我刚想作声，她猛地窜过来，手指头抵着我唇，叫我不要发出声音，然后凑近我耳朵，一字一顿。

「我是来救你哒。」

她边说边帮我解开捆住手脚的链子。

「那天师傅和我们就想救你来着，碍于当时还有其他门派的人在场，只得想办法把你弄回去再说，结果长辞师叔横插一脚.....」

「嘶，小废物姐姐，你身上怎么全是伤？师叔干吗下这么狠的手呀.....」

其实那是我自己挣扎的时候造成的，我只有不断制造疼痛，才能短暂地抑制住那难耐的欲望。

「为什么要救我？」

她蹲在我面前。

「因为小废物姐姐你是好人呀。」

「我其实是只妖。」

「可是比某些人都要好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师父说小废物姐姐一看就是有善心的好孩子，帮他种花遛鸟，自从有了你，他们老大哥斗地主再也不会三缺一了，有事没事还能吸引长辞师叔的火力.....」

「.....」

希望你们知道了我不仅给谢长辞下了药，还把他给强了之后，也能这么认为。

她把一个包裹塞给我，然后给了我一个镯子。

「快把衣服换上吧，我顺了点药，都放在这储灵镯里了。从这条道往前走，小废物姐姐，我们门派不收妖怪，所以，只能就此别过啦。」

「.....」

我回头看她，她朝我笑了下，恍然之间某些回忆突然涌现，我才想起我在这个门派里也曾作为「人」而活着。

算了，也罢，就此别过。

估计再也不会见了吧。

9

.....

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

谢长辞的药散去了我一半修为，我重回魔界后只得重新修习，其实游山玩水也过得逍遥，魅妖姐姐说我没心没肺，居然也没把谢长辞当仇人。

我说姐姐，我也想把他当仇人啊，可我揍得过他吗？

可比起魔界的一片祥和，仙界那边据说是腥风血雨，这些年，门派之间的斗争就没怎么停过，这次却是真正的大动干戈。

不过仙魔之间还隔着个凡界，消息都不怎么灵通，我也只是在茶馆当说书听，图个乐子。

那天我在茶馆直挨到说书的讲且听下回分解，才无所事事地往家里走。

哦对，上次我帮山羊老奶赶跑了来偷她鸡的黄鼠狼，她今天送了我只鸡当谢礼。

所以我提着只鸡往家走。

可我远远一看我家门口有什么，差点没把手中的鸡给甩飞出去。

其实家门口躺了个浑身是血的人，在混乱魔界也不算啥能把妖吓半死的事，但那个血人有张谢长辞的脸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
我第一反应是谢长辞千里迢迢找上我来继续报复了，第二反应是就算再怎么千里迢迢他也不可能伤成这样。

他伤的.....太重了。

重到我现在冲上去给他一拳，就能报大仇了。

印象中的他好像都是一袭白衣不染分毫，而现如今哪还有什么白衣，他的血都已把衣袂染尽大半，身上光裸露的肌肤遍布伤痕。

什么东西能把谢长辞伤成这样？

我脑海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。

他还有意识，见到我的时候立马直起了身，明明本该狼狈不堪的人，可他的眼睛太亮了。

是鲜明的仇恨和愤怒，还有望向我时隐藏得很深的孤注一掷。

被那双眼睛盯着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跟着晃了一下。

他抓着我的衣领，死死地盯着我。

「告诉我，怎么最快地堕入魔道？」

.....

？ ？

「什么？谢长辞？你要干什么？」

我都快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。

「你别管，我就问你，怎么堕入魔道？」

「为什么要.....」

「你就告诉我行不行？！」

他突然朝我吼，有一瞬间我俩都愣了下，他低着头，四周的空气安静得折磨人，我听到他的声音慢慢地变低，哑得不成样子。

「我就只认识你这一只妖了.....」

他后面还喃喃了一句什么，我听不清，因为他直接闭上了眼，头靠在我的颈窝，我喊了几声他的名字，没有应。

我探了探，还好，有鼻息。

我只得把他拖进家里，放床上，正好山羊老奶送了我只鸡，我就把它炖了。

搞完一切后，我摸着下巴看躺在床上的人，都落魄成这样了，那张脸还是顶好看，眼睛阖起的他无端少了些攻击性，倒像是个正儿八经的谦谦君子。

如果这个君子不会在睁开眼后第一件事就是抓着我领子喊：我要入魔我要入魔.....就好了。

叹了口气，我出门去找魅妖姐姐。

10

魅妖姐姐绝对是我的朋友里最了解仙界的人，因为她闲得没事就喜欢勾搭小道士，给人家什么禁忌都破个干净，再晃荡着腰肢说就你那点定力也配和老娘在一起？

「哟，什么风把小川吹来啦？」

她朝我招招手，我坐了过去。

「仙界是不是.....挺不安稳的最近？」

她瞧我，挑挑眉。

「你知道啦？」

「知道什么啊。」

「就你以前待过的那个门派.....」

「覆门了。」

「.....」

我知道就凭谢长辞那样子，青崖派会很惨，但没想到惨成这样。

「你也知道，仙界那群虚伪的，成天追求什么长生啊，天道啊，什么仙界大统啊.....」

「青崖派出了个绝世宝物，能镇仙界，逆天改命。可清崖派那群人拒不上交，这不就干起来了，几十个门派一起围剿青崖派，大火烧那山头都烧了几十日，就饶是这样.....」

「谢长辞据说一人把十几个门派的弟子及掌位重创，还逃了出去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怎么，他受伤你心疼？」

她猛地凑近我，长睫毛扑闪，满脸玩味地看我。

我回她一个耿直的微笑，打个哈哈，把话题绕过去。

不过.....

11

我回家的时候，谢长辞已经醒了。

他倚着半边墙坐着，伤口完全没有处理的痕迹，衣领敞开，从锁骨那望去，全是道道半结痂的伤痕。

眼睛倒是直直地望着我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凡人这样子我都不会坐视不理，更何况跟我有交集的谢长辞。

家里还留了点草药，我拿着给他上，我以为他会拒绝，没想到任由我摆弄，空气很安静，炉子里的汤嘟噜噜地沸腾着。

突然我听到他的声音，又哑又低。

「路天游.....死了。」

路天游，就是他的师兄，灵山仙人的名字。

我抹药的手顿了下。

「他还说他想要青崖派在他手中发扬光大，结果.....呵，灭门了。」

「青崖派上上下下一千三百多弟子啊，无一幸免.....」

「那么多人，我杀他们的仇人都杀不过来.....」

「说到底，变成这样.....不就是我不够强吗？」

「谢长辞.....」我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对，喊他的名字。

「我只要那些胆敢动我同门的人去死！」

「入魔也好，」

「封了心智也好，」

「废去一身修为也好.....」

他那双眼睛死死地看着我，我突然看见了这个人隐藏的很深的绝望和脆弱，那大概是一把燎原的火，他有着把自己烧死也不会甘心的执着。

.....

啪！

连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，我居然扇了谢长辞一巴掌。

空气有一瞬间像是被撕扯开来，他没动，发丝散开遮住了他的眼，半晌，我听到他一声极浅的笑。

「小废物，你也看不起我这种人啊，是不是？」

他抬头看我，真的在笑，可我觉得好绝望，这样笑起来的他，无端添着些被黑暗浸入骨子里的艳。

「.....」

「我只是觉得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成不成魔不一定，疯倒是快疯了。」

「是.....吗？」

他歪头看我，手指轻佻地勾起我的头发，半晌手掌托着我的脑袋，俯身吻了我。

「那和妖魔双休，能不能堕入魔道了呢？」

.....

谢长辞这人.....果然疯了。

我手拍打他的腰，想要他放开我，没想我这么一挣扎，便听到他轻轻嘶了声，好像是弄到他伤口了。

他眯着眼看我。

「我只是觉得，谢长辞.....」我视线瞥向另一边，「灵山仙人他们不会希望你这么做的。」

「呵。」

又是这种阴阳怪气的笑。

「为什么不把那个绝世珍宝交出去呢，据我所知，你们不是那种会揣着宝物不放的人吧？」

「绝世珍宝？」他抬头看我。

「如果我说那所谓的『绝世珍宝』是个人呢？」

什么？

「你认识的，小花。」

「她是天犀灵玉转世，可镇仙界命脉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被拿去镇法，小花就会死，是不是？」

「死？」

他的嘴角勾起了点，眼睛里却偏夹着浓浓的嘲讽。

「灵魂永世不得安生，日日夜夜受恶灵侵扰，也算死吗？」

「.....」

「谢长辞，你要报仇，带我一个吧。」

半晌，他笑出了声。

「为什么？你个妖魔要替修仙之人打抱不平了？」

「你把我关起来的时候，是小花救了我。」

烛火映着他半边脸，他的眸子明明暗暗，烛心引燃啪地炸开，他低垂着眼，挨过一声很轻的笑。

也不知在讽刺着谁。

「随你。」

12

谢长辞伤口包扎好后，我给他换了套干净的衣服。

魔界向来看不惯一切和白沾边的东西，所以就连我也只能给他找一套黑色的衣服，没想到意外合适。

应该说.....剑眉星目，那隐于黑暗又如蛰伏野兽的气质，才本应是属于他的吧。

瞧我一直愣神看他，他眉头皱了皱。

「干什么？」

「谢长辞，如果你天生是个妖魔，现如今的成就一定比修仙的要大。」

他把头发束起，剑又佩回腰间，跨过门后略带讥讽地看我一眼。

「我倒觉得，小废物你要是生而为人啊，可以入感业寺，火化了说不定能烧出几颗舍利子来。」

「.....」

我收拾好包裹追过去，恍然发现很久以前，我也是这么追着那个背影的。

「等等，谢长辞，你不会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。」

「我为什么要知道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我叫川。」

「还是小废物顺口。」

「.....」

13

魔界域内还看不到什么追杀谢长辞的人，一进凡界便立马能知晓这事在仙凡两界闹得多大。

「你都成千古罪人了。」

我和他一直都在山野中行进，一路上抵挡了不止一波装备精良又全是杀招的追兵。

「是啊，现在又多了项和歪魔邪道勾结的罪名。」

「.....」

因为我修仙那派学的真不咋样，所以和那些人对招时，难免漏点妖魔特有的影子。

老远听到有人怒吼。

「谢长辞！！你竟和如此妖道掺和在一起！！你！！你心中还有正道！！还有天地！！还有王法吗！！」

「嗓子疼不疼啊！雷公公，不过您老脸也真厚，还跟我讲天地王法。」

「.....」

他嘲讽人的功力一向可以的。

远方一阵雷响，直劈地三尺，顷刻间我们身后的树木皆轰然倒下。

谢长辞拽着我猛地加快速度，我本以为他带我向林子深处逃去，结果到了那，他把我放在地上，然后转身直冲雷电劈下的位置。

「等等等等，你干吗？」

「宰了那个老头。」

「？」

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里却有着生生不息的光。

「我要是死了，就替我把小花救出来。」

「.....」

我终于知道他一身伤是怎么来的了。

就是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打架，不要命，不要希望，只要能多杀一人，就能多平息心中的一分怒火。

远方想起阵阵响声，有人的怒吼，还有人的惨叫，淡淡的血腥味，似乎到我这都能闻到。

这次，谢长辞会死吗？

不知何时，天下起淅沥沥的雨来。

我仰头看着雨滴从树叶的缝隙之中落下，天边的乌云聚集，林子里的雨声不绝于耳。

大雨下得最激烈的时候，那边的动静终于小了。

我返回去看那副场景，总觉得这里比地狱更像地狱。

土地的焦味和血腥味令人作呕，可雨水还在洗刷着一切，谢长辞就跪在正中间，他的那柄长剑堪堪支着他身体。

雨声把一切屏蔽，我却能听到那些灵魂不甘的怒吼。

「你死了吗？」

我蹲到他面前。

半晌，没有反应。

雨点拼命砸向地面，风呼啸时带来冷意，我们就这么静默着。

「别啊，我不想一个人走下去，说实话，我有点怕了。」

「我觉得我一只小小的妖怪，根本打不赢对面那么多人的，你先别死啊，再抗点伤害，好不好，谢长辞……」

「谢长辞？谢长辞？」

没有反应。

我手要摇他肩膀的时候，他突然栽到了我怀里。

「别吵。」

他的声音都哑得不成样子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，把他背起来。

比想象中要轻。

「谢长辞，我觉得你这次真要死了。」

「别咒我。」

「说真的，你要是死了的话我不管了，小花我也不救了。」

「呵，你不是最乐于助人了？」

我缩了缩脖子。

「我怕了。」

过了好久，他都没有回我。

雨还在下，我背着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往前走着，就在我都怀疑他会不会半途没气的时候了，突然听见他的声音。

「别怕。」

「不会让你死的。」

可就像是在雨中缥缈一样。

13

这几天都在下雨。

在林子里找到一间草药人临时搭的小屋时，我就把谢长辞放下了。

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果然是滚烫的。

「继续走，我没事。」

「你有事。」

「没事。」

「有事。」

「没事。」

「有事。」

「没.....」

又昏过去了。

还说自己没事呢。

「.....」

我趴着床檐，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人，手轻轻地划过他的眉骨，想把那双紧皱的眉抚平。

谢长辞.....睡着的时候还在想东想西，那也太累人了。

夕阳落入山间的日暮，林子中的寂寥好像被无限放大，幸好上次还带着点草药，给谢长辞涂上后，我呆呆地望着窗外下起的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醒过来了。

「什么时辰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天都黑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火堆噼里啪啦地燃烧着，照着这间屋子里小小的一角，我连他的表情都看不清，只是觉得这个夜太难捱，太漫长了。

「谢长辞，你是我见过，最厉害的人了。」

「嗯？」

他拖着尾音轻哼了声，也不知有没有在听。

「但是，现在，你数数你身上的伤，数得清吗。」

「再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，谢长辞。」

「所以让你帮我入魔啊。」他的声音隐在黑雾中，稍不留神，好像就听不清了。

「入了魔道修为暴增，那是对那些资质平平的修道者来说的，对于本就站在顶点的你而言，还差一样东西。」

「什么东西？」

他坐直了身子，认真地看我。

「.....」

我张了张口，最后也没告诉他。

要我的命。

我怕现在告诉他，他会毫不留情地拔刀砍了我。

14

谢长辞现在总是半睡半醒。

接连几天连烧都退不了，我怕他把脑子烧坏掉，不过还好，他每次醒来都能记住我的名字。

因为体质本就不同，我仙家的功法学得还烂，连传功给他都做不到，只能在山上捡些草药给他的伤口涂上。

他垂着头，总是静静地看着我。

这样的日子，过了多久呢？

雨停歇的时候，谢长辞身上的伤好得也差不多了。

那天我一如既往地捡点草药回木屋，见到他在床上安安稳稳地躺着。

又睡着了。

我以前听说书的讲，仙界有一战神，一袭白衣，提剑杀入敌阵，顷刻后对面全军覆没。

而他剑回鞘，白衣却未曾沾一片血。

碰巧那时我要找个人祸害，我那不太聪明的脑袋一拍板，这么厉害？行，就他了。

窗间撩入片刻的雨，我看了他许久，忽地俯身贴上了他的唇。

谢长辞。

他的唇还挺软的，触感也很好，我本想蜻蜓点水，来个浅尝辄止，脑袋却被摁住了。

被人加深了这个吻。

过了会，他索性搂着我的腰，翻身把我压在身下。

「趁我睡觉，想干什么，嗯？」

他俯着身看我，凑得有点近，呼吸打在我半边脸庞，眼里是一潭清秋的湖水。

我没说话，搂着他的脖子亲他。他被我弄得怔住，呼吸都错乱了一下。

这下，这潭湖水终于泛起波澜了。

「谢长辞……」

他的动作跟第一次比一点长进都没，手拂过我的皮肤给我带来战栗，偏又不认真安抚，我俩的呼吸混在一起，我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
「弄疼了？」

他吻掉我的眼泪。

我看着窗外的雨滴拍打窗枢，觉得恍神，突然和记忆中的某一刻重合起来，没来由地感到不爽。

我一口咬在了他肩上。

「嘶？」

「谢长辞，神仙，也会动情吗？」

夜里寂寥的雨声听不真切，烛光明明暗暗，我听到他的一声笑，引着我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去。

「动啊。」

「快被你折磨死了。」

15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屋子里特别干净。

没有草药，没有剑，没有.....谢长辞。

我坐在床上，脑子乱乱的，勉强把那些纷乱的思绪梳理干净，腰疼得差点下不来床。

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，今日的阳光倒是足。

好半晌，我才确定两件事。

第一，谢长辞技术是真的烂。

第二，他把我丢下了，咱俩散伙了。

我走出小屋，看了看，找不见谢长辞半分影子。

早知道在他身上下点法术，这样我也不至于被甩就被甩，连质问的权利都没有。

其实.....我也不是不明白谢长辞的意思。

情啊爱啊这种东西，自古不就是通往强者之路的禁忌。

还不如斩断情丝.....对吧。

.....

我在凡界的一赌馆见到了魅妖姐姐。

她依旧风情万种，跷着腿，一颦一笑间都勾着那些赌客往我们这看。

好在她引我上楼，在一间独立的小包间里谈事情。

「真是巧呀，小川，没想到在这能见到你。」

不巧，我专门来寻你的。

「听说你游历人间，但姐姐只关心你这个小废物可找到了如意情郎？」

「找到了，但还没完全找到。」

「.....」

「那就是有了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「有长进呀。」

「——那准备好怎么好好玩弄一番他的感情，再把他抛弃掉了吗？」

其实我还没开始玩弄呢，他先一步就把我给扔了。

谢长辞就是雷厉风行。

我不准备再跟魅妖姐姐扯东扯西，我怕再慢一步，谢长辞就真去送死了，他伤明明没好透。

「姐姐，你的毒，只要一下到目标身上，是可以一直追踪到天涯海角的吧，不论那人是不是已经解毒，是不是已经死亡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你能帮我追踪下吗.....上次给我的情毒。」

她眯着眼看我，眼尾绕过一抹妖娆的红。

「是谢长辞吗？」

「.....是。」

「呀！我还去勾引过那个人呢，幸好老娘能还魂，他居然用那么残忍的剑招刷老娘的身体！不过有一说一，那张脸是真的俊俏呀。」

「就是太不解风情，春宵一刻有什么不好？」

.....

有可能是技术太烂了吧，谢长辞那个混蛋。

她从发间拔下一根簪子，划破右手拇指，一颗血珠浮起，魔气微动，她轻描淡写地一弹。

血珠浮动到我面前，画了个圈。

「跟着它走就行，小川，早日把谢长辞拿下，然后替姐姐狠狠地羞辱他！」

「.....」

16

我跟着血珠走，日夜兼程，终于到了一座山前，血珠啪地碎了。

他应该就在这附近。

「谢长辞，你已被我逼入绝境，看你这下怎么逃！」

远望着一人踏着风火轮，一头赤发，手中挥舞着长戟，笑得猖狂。

未火宫的当家主，连这号人物都出来了，看样子仙界那群人势必要对谢长辞赶尽杀绝。

火焰熊熊燃烧，我初入林子还没见到这阵势，没想到进了山口横尸遍野，嘶，谢长辞的战斗力的确这么强？

我仰头，才看见一人黑衣立于山巅，提着柄剑，业火在他脚底熊熊燃烧，明明被围着，却没有人敢再上前一步。

「你们谁要来，吾便拉着谁一起下地狱。」

他的声音低寒，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耳里，明明如同困兽，却没有人怀疑他依旧会在最后一刻冲过来，捏爆那个胆敢进犯之人的头颅。

「一起上！」

「对，对，我们一起上！」

不知谁喊了句，一群人附和着冲上山巅，他冷笑声，剑横于胸前，倾身冲入敌阵。

每次战斗，他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了。

我不再隐藏妖力，现了原形，好歹我也算是个妖道圆满的大妖，干那些杂鱼碎虾的绰绰有余，一爪下去，死了七七八八。

谢长辞看到我愣了下，不过很快又抽剑干向其他人。

「哪里来的妖怪啊！！」

「这这这，是这山的镇山神兽吗！」

「打不了打不了，撤撤撤！」

我吼了声，效果拔群，那些人被吓得乱跑，我正得起意来，后背猛地被插入了什么东西。

疼得我嘶叫地比刚刚还响。

「呵，区区妖魔，也敢造次？！」

我忘了这还有个正经名门大派的掌门呢。

长戟每入皮毛一分，疼感便强烈一分。

我疼得甩动身子，想把那人从被背上甩掉，叫声也越来越凄惨，不过我发了疯，地上的人倒是被我一爪子拍死好几个。

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一道黑影闪过。

一剑直刺心脏。

谢长辞这一剑，大概真的是他拼了命挥出来的。

因为这一剑他没法顾着防御，腰间被穿出一个血洞来。

不过.....一切也结束了。

他们的将领死了，我还有点战斗力，杂兵们死的死逃的逃，不一会，这座山又变得空旷又凄凉了起来。

远方响着钟声，表示着又一位大能的陨落，乌鸦四散飞起，土地一片焦黑。

我呜咽了声，发现自己伤得太重变不回人形了。

谢长辞比我更惨。

我拿鼻子拱了拱他，想把他驮到我背上。

结果他避开了我，倚着剑慢慢往前走。

「滚。」

即使四周全是噪声，他那个字我依旧听得清晰无比。

说不了话，我的喉咙低低地呜咽了声，又拿鼻子顶了顶他的身体，这次他倒是转身看我了。

只是那柄剑也抽了出来，抵着我的喉咙。

「滚。」

.....

人和妖，就是注定殊途，对吗？

我变成了妖的形态，他就不认我了。

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我怕那里一片冰寒，他又回到了我见他的第一天。

他的剑往前抵了抵，我干脆拿爪子扒住耳朵，趴地上，野风吹过，而我和他在无声较量着。

我呜呜了两声。

过了很久，那柄剑最终没有落下。

我听到他长长地，叹了口气。

耳朵被人揉了揉，这是我第一次，听到他的声音里含着点叫「温柔」的情绪。

「小废物，你的原型到底是什么？狐狸？猫？狗？」

「.....」

不要把我和那些人养的畜牲相提并论。

我脑袋蹭了蹭他的掌心，他干脆抱着我的头一下下地顺我的毛，我很久都没被这么揉过脑袋，舒服地呜噜了两声。

他就笑了。

原来这个人也可以笑得这么好听。

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脑袋上，良久，才轻轻开口。

「师父以前叫我练无情剑，我拒绝了，我只是想到时我若真的有情，斩断便好，后来才发现若真有了情，连碰她一分毫都舍不得。」

「小废物，离我远点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怕你跟着我会死，真的，特别怕。」

「.....」

谢.....长辞啊。

你这个人，就跟我说我是你的负担，说我会耽误你的修道之路，叫我不要多管闲事，该多好。

不若这样，我这颗心，怎么会这么难过呢。

我甩了甩头，挣脱他的怀抱，把他叼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前走。

「嘶，小废物？」

他剑差点没拽住，晃了晃，倒是任由我叼着。

乌云散去一片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又轻又无奈。

「别不听我话啊.....」

17

我和谢长辞的路程，因为我可以在他面前正大光明地化妖而快了起来。

毕竟四脚的比两脚的跑得快，他乘在我背上，伤也好养一些。

至了仙凡交界之处，离小花被封印的日子堪堪还剩十日。

我化作人型，走到他身边。

「你是说，在追杀你的期间，那些门派也内斗了起来？」

他点点头，很自然地牵着我的手，此时正是凡间的七巧节，上寺庙祈祷的情侣有不少，我俩混在中间，还真像一对平凡眷侣。

「追我到灵澜山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，我那时即使再强，杀死的人也不可能到横尸遍野那种程度。」

「呵，我倒是不介意他们多扣我罪名，只是没想到阵法尚未布成，那些人已经谋求今后发展的势力了。」

「.....」

其实不是，世间本就纷争，青崖派的清闲与避世，才是它最格格不入的吧。

不过，现下，有个更重要的问题。

「我们怎么到仙界去？」

仙凡界有九个连接口，皆由千年古筑镇守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千宵寺便是其一。

只是现如今，恐怕整个仙界都是谢长辞的敌人了吧。

他牵着我走得依旧不迫，看样子有底。

果不其然，他对这地儿好像极为熟练，带我走到一处幽曲小径，行至尽头后竟然别有洞天。

那大概.....才是千宵寺真正的模样。

风吹起廊下的铃铛，檐牙高啄，古殿的气势恢宏，一僧人抱着扫帚立于广场正中，朝我们双手合十。

谢长辞直接牵着我往殿内走去。

那僧人一秒破防，骂骂咧咧地追上我们。

「诶，不是，谢渊，你懂不懂礼貌啊？」

谢渊？

「我没修仙之前的凡名。」

似乎看出我的疑惑，谢长辞解释道。

依旧没理后面追着的和尚。

「你给我等等，你怎么过来了，这是谁……卧……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跟只妖在一起？」

「……」

谢长辞站定，稍稍把我挡在身后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「你都站广场上等我们了，不就已经算到我为什么来？」

「她是只妖。你有意见？」

「哈哈，不敢不敢。」和尚往后缩了缩，提着衣摆领我们到殿内，娴熟地拿出茶具泡起茶来。

「招待不周，招待不周。」

「老衲法号虚空，阿弥陀佛。」他朝我双手合十，我有一瞬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「他叫王子涵，是我还是个凡人时的……同窗。」

「诶，不是，谢渊你这人怎么老拆我台？」

「是你先喊我凡名的。」谢长辞边拨茶叶边冷笑。

「你这张臭脸真是过了几百年都没变啊。」

「我看你在千宵寺修行都修行了个寂寞吧。」

「……」

和谢长辞关系好的人性子怎么都.....这么奇怪。

「不过，老渊啊，我真是没想到啊.....啧啧啧。」

王大师看我的表情好奇怪，我往后缩了缩。

谢长辞抬眼看他。

「你再拿那双猥琐的小眼睛盯着她看一眼试试？」

「？我猥琐？你知道这些年来觊觎老衲的女施主有多少吗？我猥琐？」

「呵。」

「？？」

谢长辞估计把王大师气得不轻，他哼哼几声，说连接着仙凡两界的口子明天才能开，叫我们先一边玩儿去。

谢长辞就拉着我的手往外场走去。

这外场人还蛮多，正是栀子花开的时候，院子里有一棵参天老树，树枝上红绳缠绕，系着不少铃铛，风一吹就丁零零地响。

我看有不少情侣写着牌子挂上去，就拽了拽谢长辞的袖子。

「想写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要来两个牌子，提起笔我才发现词穷，反观谢长辞那边，早已写好了挂上去，站在树下望着我笑。

惹得某些单着身的小姑娘直往他那瞟。

我不想写和谢长辞长长久久的那些话，我总觉得那些太虚无，太缥缈了，如若真的希望的话——

谢长辞，你要好好地活下去。

别让我.....再也找不到你了。

夕阳漫过山头，星幕降临，谢长辞和王大师在里屋谈事情，我就一个人在院子里闲晃。

有凡人放的河灯顺着水流过来，风吹过那棵巨树，铃铛晃晃悠悠，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静谧。

「喝酒吗？」

他重换了身白衣，在月色下看我，眸子里像是有着朗朗星空，提着瓶酒，在我身边坐下。

「老王藏了十年，他个和尚，我们不喝白不喝。」

我点头，跟他碰了碰杯，清酒入喉，倒没多烧嗓子，只是感觉后力绵长，蕴的人脑袋昏沉。

「谢.....长辞。」

「嗯？」他凑近我，在我的耳边发声，我被他弄得脸颊滚烫，更加迷糊。

「我只是觉得，觉得，好难过啊，我舍不得你.....」

「我真的舍不得.....」

「我们回去吧，谢长辞，我们不去仙界了，不救小花了，你会死的，可我好怕你死啊.....」

我把他扑在地上，发丝散乱，他任由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蹭他的衣衫，只是轻搂着我的腰。

「这就醉了？小废物？」

我哭得什么也看不清，脑袋昏昏沉沉。我知道闹也没用，闹了谢长辞也不会回头，可我就想拉着他。

借着酒劲也好，借着山河温柔也好。

可是.....

可是啊，谢长辞的背后是灭门的仇，我只是他世间留念的过客。

不能替他斩断山野的风，也不能替他抚慰人间的月。

花影摇曳，辗转山边。

我靠在他怀里，终是沉沉睡去了。

18

我做了个梦。

梦到谢长辞是魔界的恶鬼头头，他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扰得人间妖货作乱；而我是正派的首领，提着剑闯入他那阴森的宫殿。

可我看见倚在榻上的那个人，就忍不住哭了。

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，可就是止不住地想哭，哭着哭着我就醒来了。

床旁边那个噌亮的光头把我吓一跳。

「哟，川小姐，你醒啦。」

王大师双手合十，朝我行一礼。

我脑子乱乱的，眼角还挂着泪，拿袖子擦了擦，我问他：

「谢长辞呢？」

「阿弥陀佛。」

他低着眉，指了指我身边的包裹。

「行装已经整理好了，沿着这条山路走，川小姐，打哪来就回哪去吧。」

「我问你谢长辞呢！！」

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这才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，比如，身侧的床榻整洁得不能再整洁，比如，望向窗外，夕阳已经沉入山头。

他任由我拉着，低着眉，无喜无怒，这会倒像个慈悲的佛像了。

我咬了咬牙。

「自我们来这，过了几日了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您睡了七日，川小姐。」

我就知道！

我一把把他推开，走到外面，落日余晖，把那空荡的广场染了几分血色，远方飞鸟鸣叫，寺里的钟声一下下地敲在我心上。

「川小姐要去哪？」

「去仙界！」

「所以我说.....谢渊给我丢了个大麻烦呀。」僧人立在廊下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「你们果然串通好了？那瓶酒也有问题，对不对？」

「诶呀诶呀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是谢渊逼我的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只是，因果已定，何必徒增烦恼呢，川小姐？」他正了正神色，朝着我双手合十。

我与他一个立于廊下，一个立于廊外，明明那太阳已经落入山头，我却觉得光刺眼了些。

只是心中像被人蹂躏般难过，怎么也消不去了。

「他为什么要一个人走？」

「你不明白吗，川小姐？」

「.....」

他垂着袖，语调轻得仿佛都听不见，我却觉得那声音，像是在诘问我的心一般。

「谢渊那天在佛堂跟我说他愧对你，他拖着伤来找你，其实在你离开的期间就翻了你屋子的书。」

「他知道他若是想要堕魔，就要跟你双修，也得用你的命，从一开始，他就知道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只是后来那剑怎的就未动起来呢，诶呀，这红尘纷纷杂杂的情事，老衲怎么说得透哟。」

「我只是觉得，姑娘莫要再涉险了，不然白白浪费了某人的苦心不是？」

「呵，哪有那么容易……」

哪有那么容易不去想，哪有那么容易不去问，哪有那么容易就忘记……

「谢长辞这么做……也太卑鄙了。」

「诶呀，你说他卑鄙小人这点我确实赞同，把我藏了十年的酒就这么拿去嚯嚯了，我还不能跟他算账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我没理叨叨算账的王大师，朝着殿外走去，乞巧节那天我们系牌子的场景仿佛就在昨日，可现在一看，风把山花吹落一地，却只如人去楼空一般。

红绳扬着风翻起，铃铛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我突然好奇他那天到底写了什么，便走上去翻看。

那么多牌子，也不知他挂在了哪，挨个看去，一副苍劲有力的字却让人眼前一亮。

他说：

「小川，等我回来。」

呵。

「他能回来吗？你说他.....能回来吗？」

我望着跟过来的王大师，眼底一片模糊，而那个总东扯西扯的人，碰到这问题也沉默了下来。

我们无声地对立着，半晌，我听到他的声音。

「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。」

我却呼吸一窒，终还是泪流满面。

19

千宵寺晚上的伙食不太行。

王大师与我对坐着，他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，半晌，还是开口问我。

「你准备在我这待到什么时候？」

「他回来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诶。」他的光头把烛光都映着亮了几分，「我说，谢渊啊，他估计回不来了。」

「别别别，别瞪我啊，说的实话。」

「嗯，你懂的，实话。」

他盘腿坐着，手放膝盖上，我俩默默无言，只有殿中的烛光晃动，安静得仿佛一根针落地上都听得见。

「他走了都七日了，要能回来早就回来了.....」

「我知道！！」我猛地一拍桌子，站起来瞪他，他被我吓得往后坐退了好几步。

「嗯嗯嗯嗯，听我说完.....」

「我现在的法力还能强行打开一次去仙界的入口。」

我猛地抬头看他。

他揣着手，视线看着另一边。

「毕竟我受不了女孩子哭嘛，你去了要是真见到谢渊最后一面，额，记得跟他说，是你逼我开这道口子的.....」

「.....我怕他死了化作厉鬼来找我。」

「.....」

王大师说，今儿月亮巧了是满月，要不是满月，费多大力他都打不通这层桎梏。

「也罢，也算是天意啊，临走前我给你俩算一卦吧。」

说着他手指飞速交叠，过了半刻，朝我露出个自信的笑容。

「嗯！我算出来了，因缘已定，福禄上天，你俩一定平安归来。」

「.....」

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根本就没算。

和王大师告了别，我终是踏上去往仙界的路。

20

我化作妖形，不再耽搁，朝着青崖山的方向奔去。

这一路上，越近越胆战心惊。

接近凡界的外围还没什么变化，可越是到中心，战斗的痕迹越发明显，我来到青崖山时，几乎已见不到它原本的样子。

被削去一个山头，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，而依稀辨出我以前跟着灵山仙人上早课的书房，被巨大的石头砸出一个窟窿。

火焰还未熄灭，尸体还未清理干净，风吹过时，嗅到浓浓血腥的味道。

能看见底下有匆匆驶过的道士，我化成了人，抓住其中一个的肩膀。

那应该是个修为低的小道士，被我扒住后一脸疑惑地看我。

我张了张口，却发现自己先哽住了。

问什么呢？你们要去哪，去干吗，是不是去埋葬.....谢长辞？

这场面，分明战场已经结束，而结果.....我不敢想。

「啊，你也是去围观谢长辞被执刑的吗？」

「被执.....」

「他把那个天犀灵玉给杀了啊，跟发疯了一样！幸好最后被制住了，长老说，既然他把灵玉给杀死了，就让他来代替灵玉！」

「虽然他抵不住那天犀灵玉用得久，也能镇一段时间.....」

后面的话，我听不清了。

只是突然觉得心被猛地撞了下，然后连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就飞奔了出去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后面那小道士还在朝我喊话，一瞬间，我觉得脑子空白一片。

那些记忆全在拼命地撕扯着我，有个声音在喊着谢长辞谢长辞，可他就是有着我一念就会心颤的名字。

我猛地闯入结界的心眼，那里聚集了不少人，人群嘈杂，有人高喝着问我是谁，我蓦地站住，无边的火海蔓延，眼睛却再也移不开。

什么都听不见，什么都不想理。

我慢慢地迈着步子，离他越来越近，这个人最高傲了啊，可现如今被人用锁链穿过了琵琶骨，打碎了膝盖。

他只能跪着，跪着啊，垂着头，发丝遮住了脸庞，好像再没了半点生息。

别啊，求你了，谢长辞，你不是写着，写着要我等你回来吗.....

你又骗我。

似乎有所感应，他的头突然动了动。

那张脸明明布满了血痕，可眉眼依旧孤傲，清冷得如同山巅上的白莲，不曾被浸染半分。

他的脊梁从来没有被打断过。

看到了我，他笑得有点无奈，轻轻伸出手，想要触摸我的脸庞。

「你还是过来了啊，小川。」

我抖了下，猛地上前搂住他。

我什么都不想管了。

如果烈焰还在焚烧的话，如果明天就要死亡的话，我总觉得抱住你的那一刻，我才是真实的。

一柄剑刺穿了我的胸膛。

「.....」

我咳出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，他叹了口气，我总觉得谢长辞和我在一起后，叹气的次数变多了。

「小川，你是来买一送一的啊.....」

「.....」

「我想见你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怎么样都想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别丢掉我。」

「.....」

「小川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，你妖道修至圆满，想要成魔神，还要干件伤天害理的事。」

「杀了我，算不算伤天害理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你别想.....！谢长辞！」

又有人持剑冲了过来，我化作妖型，嘶吼了声，拿法力画出了道结界，堪堪罩住我和谢长辞。

但是大概.....结界也撑不了多久。

我急了，上前解穿过他琵琶骨的锁链，可怎么也解不开，我知道这东西，比捆仙索还厉害，一旦被定住，连魂魄都逃不脱。

他低着头，看我，半晌，轻轻开口。

「我把天犀灵玉给杀了，那些人再没办法囚住小花的魂魄，所以就要我来抵。」

「小废物，你今儿要是不杀我，我魂魄要轮轮回回遭好几世的罪。」

「不过，你大概提不起这剑吧？」

「毕竟.....你连那时候的我都杀不了。」

解不开锁链，我也不想听他讲的话。

我突然发现，自己一直都这么没用，真的，我总是很软弱，说什么找不到杀人的理由，就是害怕，就是害怕鲜血溅到我的脸上，我就不是从前的我了。

「我怕。」

「我也怕。」他蹭到我的颈窝，直挺的鼻梁稍微有点硌着我。

谢长辞这种人，也会怕吗？

「以前总觉得我杀了这么多人，被别人杀了也不会后悔，现在.....」

「有点舍不得了。」

谢长辞啊。

你这样，还叫我怎么下得去杀你的手？

结界终于被破开，碎裂的声音像是一下就要把我们撕裂开来，我猛然抱住他，突然觉得某一刻会被烈火燃烧着，也跟着他一起化掉。

「谢长辞，你.....你不仅阻碍仙道进步，还和妖魔混在一起.....！！」

「你对得起天道，对得起养你育你的仙界吗！！」

「呵。」

「你们屠戮我同门，我要整个仙界陪葬，很公平啊。」

他的声音又懒又欠，嘲讽的意味倒是能把人气半死。

我突然发现，谢长辞的眼睛，依旧是亮的。

我抵住他的脑袋，轻轻闭上了眼。

「谢长辞，为什么要不死不休呢，从一开始跟我回去不就好了。」

「小川.....」

「别喊我，我再也不想认你了。」

我的獠牙移到了他脖子处，终是咬了下去。

21

江南的清明，总是下着薄薄的细雨。

我站在亭下，远远朝着对岸的桥看去，那里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男子长身玉立，低着头，安静地听着女子笑容明媚地与他讲话。

「你还在偷窥啊，你都窥了十七年了。」

身后突然有人声，我回头看，王大师整了个圆底墨镜戴着，这会正算完命收摊回家。

「你再不上前，谢渊这个名噪长安的状元郎，就要被当朝公主抢去当驸马咯。」

「王子涵，不会说话就把嘴巴闭上。」

是啊，自那以后.....我大闹特闹，仙界彻底洗牌，又过了几十年，谢长辞转世投了胎，成了一凡人。

我就跟到了凡界，愣是看这人长大看了十几年。

嗯，他不论到了何种地方，似乎都是最优秀的。

「得得得，每年你都有借口，什么他还太小啦，不喜欢少年郎啊，现在好了，人不仅十八岁了，脸顶好看了，连青梅竹马都有了，马上就要娶过门了.....」

「别说了，你好烦。」

我抱膝蹲着，把半边脸埋在手臂里。

「我说，你一代魔神，拐个凡人这么难？」

难，真挺难。

现下谢长辞依旧是那冷冷清清的性子，他没了上一世的记忆，前几天王大师摆摊去他府邸想要和他相认，就被连摊带人丢出去了。

我就怕，就怕他也把我丢出去。

「我是妖怪，他是人.....」

「别，我记得谢长辞是个仙的时候就没在意过你是人是鬼。」

「那不是他没记忆了嘛！」

「.....」

「你.....哭什么？」王大师的声音蓦地变怂。

我狠狠擦了下眼眶，转身挥袖就走。

「我不要谢长辞了，他爱咋咋。」

王大师推着他那个摊子追过来，还不忘一直叨叨。

「你说你不要谢长辞也讲了十几年了。」

「你这还不是眼巴巴地瞅着他吗。」

「诶，你走这么快干吗.....」

「.....」

第二天，我倚在王大师的摊子边。

「阿弥陀佛，老衲准备撮合一下你两。」

「省省吧。」

我伸手接了接雨水，雨下得好大，要不我才不在他这躲雨。

「我在话本子上看到一个办法，觉着非常有用。」

「你又看那种无聊的东西？什么霸道魔神爱上小白花妖？」

「嗯嗯。」

「我劝你少看点，不要给你那本就不太灵光的脑袋雪上.....啊！你干什么？」

我被一股神秘力量推了出去。

雨天路滑，我站不安稳，瞧着迎面就扑在一人怀里。

松雪的香气，即清冷又勾人。

我赶忙道歉，可那人搂着我腰没放手，我忍着回头痛骂王大师的欲望，一抬头.....

魂差点没搞丢。

四月的雨下得纷纷扬扬，谢长辞手中的伞被我撞掉在地上，他的眼眸我依旧熟悉，那里有着一潭如何也不会泛起涟漪的水。

还真是.....话本子里才能出现的剧情。

我想推开他是我有那自知之明，毕竟我刚那样太像投怀送抱，不过他搂着我不放是什么意思？

「下雨天为什么不带伞，想生病？」

「什么.....」

雨还在拼命地下，恍若有一刻，我好像见到了以前的谢长辞。

他有着独属于我的，温柔的眼睛啊。

「你认识我？」

我紧紧拽着他的衣袖，有点颤抖。

「魔神吗.....不认识，我就认识一只小废物。」

「你给我松手。」

「.....不松。」

我差点用法力打这个凡人了。

他弯腰捡起伞，在我们头顶撑开，伸手帮我把头发勾到耳后。

轻轻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。

「为什么不找我.....小川。」

「要不是王子涵那人找上来，我都不知道你们来凡界了。」

.....王大师原来和谢长辞才是一伙的。

「我.....」

「嘘。」他食指抵住我的唇，眸色又认真又勾人。

「我知道你是只胆小鬼。」

而后，他俯身吻了我。

那天啊，山花肆意生长，风月温柔无边，我对你所有的欢喜与爱意，都被我揉碎在这漫天的大雨里。

洋洋洒洒，缠缠绵绵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